

# 盛夏蝉鸣 棒冰甜

□胡亚群



AI生成图

儿时蝉鸣声声的盛夏，没有空调也没有电风扇，待到吃毕晚饭，暑气才会稍褪下几分。劳碌一天的村民自发聚集在村东口的石桥墩上，闲聊着家常，手里摇着蒲扇，凉爽惬意的晚风吹拂在脸上，那是一天中最宁静的时光。

回想起来，盛夏时节，孩子们总是在树荫下追逐嬉戏来回奔跑，乐此不疲。树上此起彼伏的蝉鸣声。等到太阳快要下山时分，大塘河就挤满前来消暑纳凉的男女老少，河埠头一时水花四溅，人声喧哗，显得热闹非常。孩子们更是异常兴奋，而不太擅长游泳的我，则携带一个塑料水壶就可以在河里泡上半天。当时只会“狗刨式”，姿势虽不雅观，却也颇为实用。对于嘴馋贪吃的小孩子们来说，除却游泳的快乐，如果再有一根甜甜的白糖棒冰，那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情。

每年盛夏午后，村里的田埂小路总会出现一位推着自行车叫卖棒冰的叔叔。他的腿有点跛，对人亲和，脸上总是笑眯眯的。他的二八大杠自行车后座绑着一个方正的棒冰箱，里面用厚厚棉絮包裹着棒冰。年幼的我曾很是纳闷，心想人穿上棉袄会暖和，给棒冰穿上厚厚的棉絮，岂不很快就化掉了？叔叔看出了我的疑惑，笑眯眯地对我说：小朋友，棉絮不但保温，也可以隔热，这样棒冰就不会融化。

彼时，心急的小伙伴们早就守在路口，不等叔叔的叫卖声传到，眼尖的他们嗖地一下冲过去，手里高高举着来之不易的一张纸币，也许那几分钱是向父母央求了好久才肯给的。卖棒冰的叔叔将木箱盖子一揭开，再翻开棉絮，一股冷气就冒了出来，而令人垂涎三尺的白糖棒冰就整齐摆放在里面。当时的物价低，吃到一根两分钱的白糖棒冰，对于孩子们而言，就可以拥有一天中最

为纯净的开心和快乐。

我和姐姐中午也不肯午睡，宁可和小朋友们在外疯跑玩耍。我们捉知了、粘蜻蜓，还去偷偷采摘隔壁邻居家半生不熟的毛桃子。每当跑得满头大汗之际，品尝到一根清凉可口的白糖棒冰，是童年时代一份最为甜蜜纯净的享受。

小小的舌头在棒冰上轻轻一舔，便有一股甜甜的凉意，由舌尖传遍身体的每一个毛孔。我小心撕开包装纸，舍不得大口品尝，只会小心翼翼舔着，多想让那美好的感觉永远停留在舌尖上。当时，手上拿着棒冰的每个人脸上都是笑靥如花，心中生出微小的幸福感，满足之情溢于言表。周围聒噪的蝉叫声、满头的大汗都消融在这甜蜜的凉爽之中。再炎热的天气，只要一根棒冰往嘴巴里一送，就感觉到浑身惬意，一切烦恼都会烟消云散。我们握住这一根白糖棒冰，就感觉握住了整个童年的快乐。

一晃几十年过去，我每次走进超市，看着冷柜中品种繁多的雪糕冰淇淋乱花渐欲迷人眼，一时之间总不知该如何选择。买过一款网红钟薛高雪糕，价格贵得离谱，难怪被戏称为“雪糕刺客”，而品尝之下也没有那种让人惊艳的口感。也曾买过所谓的老式棒冰，撕开包装，凉意依旧，味道相差无几，可再也寻觅不到童年攥着五分钱疯跑，与其他小孩围在木箱前翘首以盼的心境了。木箱、厚棉絮、悠长吆喝，还有一群急切品味棒冰的孩童，都已被锁进了旧时光里。

为什么，在我内心深处，还会对于童年的白糖棒冰念念不忘？也许，我所怀念的并不是棒冰本身，而是怀念那种最为纯净美好的快乐。盛夏又来临，蝉声依旧，只是再也没有一辆驮着棒冰木箱的二八大杠自行车，载着一箱的清凉和快乐，缓缓来到年少时的村庄。

# 闲说晾霉

□虞燕

前一阵子，江南大地进入梅雨季，空气如浸过水的海绵，终日湿答答，霉菌趁机无所顾忌地滋生，洗净存放的衣裳、鞋子、被套床单散发出一股子霉味，墙壁、案板等长出了霉点，甚至一呼一吸间，都有霉菌孢子的气味强势入侵口腔和鼻腔。主妇们为此头疼不已。

“芒种逢丙入梅，小暑逢未出梅”，意即芒种后第一个丙日入梅，小暑后第一个未日出梅。出梅了要晾霉。自古就有“六月六，晒红绿，不怕虫咬不怕蛀”的说法。六月六正值小暑前后，是一年中日照最强、气温最高的时段，且雨季未远，湿气尚存，衣物书籍极易霉蛀，晾晒是应对潮湿的有效方法。此外，民间相传此日为龙王晒鳞之日，百姓效仿晾衣，可沾祥瑞。

当然，我们晾霉并不限于此日，一般会选个日头猛且无风的日子，暂把梅雨季留在物什上的“霉气”通通晒走。如今，大规模的晾霉鲜见，大家都住进了商品房，一方小小的阳台终究施展不开，哪像从前，家家有院子，可以大肆地搬出竹篾、藤椅、大团箕，撑起竹竿，拉起绳子，翻箱倒柜，食物、餐具等晾出来，花花绿绿的衣裳被面晒起来。晾晒的不只是物什，还有人们被梅雨润湿的心情。主妇们脸上挂着温煦的浅笑，手脚忙着，嘴也没歇着，东一句西一句地闲扯，声音爽亮，每个字都有弹性，在阳光里来来回回跳跃。小孩们犹如逛露天市场，一会从这家到那家，一会自小道进，于大路出，鱼儿般穿梭不已，过盛大节日似的。

对于家有藏书者而言，梅雨季过后，晾晒书籍更为紧迫，生于现代，衣物或许还能用烘干机，而书不能，依然得借助大自然的力量。贾思勰在《齐民要术》中说：“五月湿热，蠹虫将生。书经夏不舒展者必生虫也。五月十五日以后，七月二十日以前，必须三度舒而卷之。”又提及曝书“须要晴时，于大屋下风凉处，不见日处曝书”，说明曝书

重在“晾”，而非烈日底下大晒，否则易导致书页脆裂。可见，古人对此颇有经验。

我每年也会晒书，分批晒。阳台的地面铺上野餐垫，一本本书懒懒散散地躺于其上，阳光从窗户跳进来，从玻璃透进来，照在书上时已变得相对温和。那些或厚或薄的册子舒展着身躯，封面上的字迹被映得忽明忽暗，恍如隔世低语，书页中的霉气也仿佛正悄悄消散。晒书常有惊喜，或之前消失的书突然出现了，或偶遇了一本老书，轻轻翻动，似与故人重逢。傍晚收书，它们温热挺括，在臂弯里散发出一种蓬松的香气，像是把阳光也装订了进去。

晋朝的郝隆恐怕达到晒书的最高境界了吧？郝隆家贫，见有钱的邻居晒出了很多绫罗绸缎，便产生了与之相比的念头，他从家中搬出竹榻放在庭中，解开自己的上衣，袒胸露腹，邻居甚为奇怪，问为何如此，郝隆傲然而答：“你晒你家中的衣帛，我晒我肚子里的书本！”看，多有趣的人！后来，“郝隆晒书”这一典故便用来比喻人腹中装书，富有学问。

近年，晒背之风渐盛，养生族纷纷露出后背，坐着晒，趴着晒，让夏阳来个自然“天灸”。大家相约晒背，推荐各种晒背胜地，讨论晒背效果，不亦乐乎。有古籍记载，在农历六月前后的巳时、午时和未时，解开衣服晒晒后背，有助于驱散体内的“寒气”“邪气”和“湿气”。若有人近来运气不佳，就说晒晒背，去去“霉”，一语双关。

不过，凡事过犹不及，夏日晒背千万得把握分寸，也要因人而异，万一中暑可就适得其反了。

“晾霉”这一习俗有遵循自然节律的传统智慧，又有着将生活中的阴郁与不顺随阳光蒸发，迎来清爽吉祥的隐喻，体现了天人相应的哲学观念。从古至今，百姓晾霉无不寄托了他们对健康平安的祝愿。



AI生成图